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一五二回 識破機關捉刺客 武杰三人被賊擒

話說這座福承寺，先前本來是個十方善地，後來來了一個遊方的和尚，名叫法緣，把方丈害死，另招些和尚，練得一身硬功夫，外號人稱金眼頭陀。法緣有個師弟，叫玉面如來法空，在京北潞城東頭老爺廟。彭大人北巡大同府時，他攔路行刺，被歐陽德追走，逃在此處，找著他師兄法緣，就在這裡住著。他本是彩花的淫賊，終日在外尋花問柳。後來看些醫書，配些丸散膏丹，每逢初一十五，派人在外貼報子，就說佛祖顯聖，在此施捨丸散膏丹。初一十五看病捨藥時，見有年輕少婦和貌美的女子，就跟著她，知道了她的住處，晚上前去彩花。前一個多月，又來了一個朋友，乃是飛雲僧尹明，他從二山營逃走，無處投奔，故來到福承寺找玉面如來法空。法空說：「你就在這裡吧！我這裡看病捨藥，有幾個對眼的女子，就擱在夾壁牆地窖子裡。」飛雲就在這廟里居住，有十幾個徒弟，養著二十多名打手，盡做些傷天害理之事。

這一天，飛雲同法空上靈寶縣開走，來至東門外，有一隨牆門樓，見一婦女在門口賣菜。飛雲瞧這婦人二十餘歲，雖是鄉婦村姑，卻長得十分美貌。飛雲站住，目不轉睛地從頭至下看夠多時，回頭對法空說：「合字並肩，調羹兒，招露把哈，裡衫頭盤尖，暈天汪攢，越馬撬箔入窰兒，肘著急復留扯活地。」他怕人聽見，說的這片話，乃是江湖黑話：「合字並肩」是自己哥們；「調羹兒」是回頭，「招露」是眼睛，「把哈」是瞧，「裡衫頭」是個婦人，「盤尖」是長得好，「暈天」是夜裡，「汪攢」是三更天，「越馬」是飛牆，「撬箔」是撥門，「入窰兒」是進去，「肘著急復留扯活地」是帶著走。

二人進了城，找個酒鋪喝酒，正喝得高興，聽說公館預備好了，今天要接欽差彭中堂。飛雲聽見，心中一動，說：「彭大人今天來到這裡，我要不趁此報仇，等待何時？」給了酒帳，到公館探了四面通路，二人便往回走。剛到東門，只見對面來了報馬說：「閒人站開，欽差大人到了！」飛雲同法空往人群裡一紮，只見大人坐著八抬大轎，頭前頂馬是劉芳，眾辦差官在馬上虎視眈眈。飛雲在暗中一瞧，也有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。

見欽差大轎過去，他二人才出了東門。飛雲說：「師弟，你要有膽子，今天晚上前去報仇。」法空說：「膽子我比你更大，晚上我幫你忙兒。」二人說著話，回到廟中。

等到晚上，二人換了夜行衣，背插單刀，直奔靈寶縣公館，瞧見東廂北裡間隱隱射出燈光，北上房東裡間有人睡著。飛雲撬門，一個鷄子翻身，進了東裡間，手起刀落，把蘇永福殺死，提著人頭跳了出來。被紀逢春看見一嚷，眾人就來追趕。飛雲來到東城根以外，拿油紙包袱把人頭包好，來到白天看見的那婦人的門口，二人跳進牆去，在院中一使詐語，駱文蓮起來把門一開，被飛雲用人頭打去。法空進到屋中，把駱文蓮之妻背起來，二人躡房越脊回到廟內，暫把周氏擱在夾壁牆，派幾個婦人去勸她。飛雲把事情辦完，說：「我去看望朋友，今天又是捨藥的日子，諸事你要小心，賊官手下能人甚多，怕的是差官前來私訪。」話說完，飛雲就走了。

法空仍然上座，給人看病。天至正午之時，只見武杰追趕小和尚，那夾壁地窖子已被他識破。法空跳下座位，吩咐鳴鐘聚眾，知是彭大人的辦差官，要關山門，把眾燒香的嚇得往外直跑。眾僧人把武杰三人圍上，法空拉出單刀，問道：「來者何人？敢在這廟中吵鬧。」武杰說：「我乃江南人氏，跟隨彭大人當差，出來辦案；你們是出家的和尚，竟有夾壁牆地窖子。」

法空擺手中刀，與武杰殺在一處，棋逢對手，不分勝負。走了十幾個照面，法空對小和尚說：「趕緊至後樓上把你師太爺叫來，這三個小輩甚是扎手，叫你師太爺來把他們拿住。」

小和尚回頭就跑，一直來到後樓，金眼頭陀法緣正隨著。

小和尚過去叫醒他說：「師太爺，了不得了！外頭來了一個蠻子，帶著二人到這裡來辦案。」法緣一伸手，把那月牙方便鏟一擊，下得樓來，直奔前院。走至大雄寶殿前，瞧見眾人交手，他一聲喊嚷說：「爾等閃開了！」武杰抬頭一看，見這和尚身高八尺以外，頭大項短，面似烏金，黑中透亮，兩道濃眉，一雙大環眼，灼灼有光，準頭端正，四方海口，頭披散發，打著一道金箍，身穿半截青僧衣，高腰襪子，護膝青僧鞋，手使一把月牙方便鏟。李環一見，擺刀過來說：「凶僧，你膽敢拒捕，李大老爺拿你。」照定和尚就是一刀。和尚將鏟往外一崩，李環的橫刀出手飛起，震得虎口崩裂，被和尚一腳踢倒，吩咐手下捆縛起來。李佩瞧哥哥被擒，說：「好小輩！膽敢拿我兄長。」擺手中橫刀，分心就刺，三五個照面，亦被和尚拿住。

武杰一瞧，撇下法空奔向法緣說：「唔呀，好混帳王八羔子！

你不要走。」擺手中刀，變著招數，閃展騰挪，與和尚走了有七八個照面，一刀砍在和尚脖頸之上，看是一道白印，和尚不以為然。武杰大吃一驚，知道和尚有金鐘罩、鐵布衫護身，善避刀槍，自己兵刃不能贏他。武杰知道和尚的金鐘罩有三路練

不到，上面是非門腦嘴練不到，前身肚臍眼練不到，後面屁股眼練不到，非得拿刀紮這三處，才能破得了。武杰變別方向，用刀紮這三處，跟他動手，直累得渾身是汗，口中唔呀唔呀地直嚷！正在危急之時，見牆上跳下一人，口中說：「喲，小蠍子！你在這裡哪！」武杰一瞧是紀逢春，說：「快來幫吾拿他。」

書中交代：大人派武杰走後，紀逢春上來告假，要出去私訪。大人怕傻小子出來惹事，把他交給石鑄看著，不叫他出屋。

這裡派人買一口棺材，把蘇永福裝殮起來。吃完早飯，石鑄看著紀逢春，在東廂房和大家說著閒話。紀逢春說：「石大哥，我上茅房出恭，你要不要跟我蹲著去。」石鑄說：「廢話，你上茅房，我就在外頭看著，大人有話，我反正不能叫你走了。」

紀逢春站起來往外就走。這茅房在後面西北角上，紀逢春本不想出恭，進了茅房就跳過牆去，撒腿跑出了靈寶縣西門。走了有三里之遙，一瞧無數的男男女女往西直跑，紀逢春就問：「你們上哪裡去？」內中有愛說話的，說：「我們上福承寺燒香，有活佛捨藥，去了個蠻子，擾了活佛，下來動了刀啦。」紀逢春知是武杰，連忙順路找到福承寺，見山門緊閉，裡面有鑼聲。

紀逢春往西繞了不遠，躡上牆頭，見武杰正被圍住。紀逢春跳在院中說：「小蠍子，你不必害伯，我幫著你拿這群賊和尚。」

紀逢春擺錘照定法緣打去。這一路錘，把法緣鬧得不知該當如何。法緣只仗著有金鐘罩，皮粗肉厚。此時武杰跟法空動手，被小和尚拿撓鉤倒，吩咐將他亂刀分屍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